



## 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跨文化交际能力及身份构建研究

### A Study of the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and Intercultur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Volunteer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王娟<sup>1</sup>

WANG JUAN

华侨崇圣大学，中国学学院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Email:284042736@qq.com

任晓霏<sup>2</sup>

REN XIAOFEI

江苏大学，文学院（语言文化中心）

School of Liberal Arts (Language and Culture Center), Jiangsu University

Email:1000002340@ujs.edu.cn

Received: 22 August 2023 / Revised: 20 March 2024 / Accepted: 13 June 2024

## 摘要

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是海外汉语教育的主力军，肩负着汉语教学与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使命，为满足世界各地中文学习需求、加深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了解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对其工作与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直接关系到能否适应在海外生活和顺利开展汉语教学工作。基于对跨文化交际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内涵的梳理研究，本文进一步探索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身份的定义。通过对 20 位在美国、英国、泰国和韩国任教的汉语教师志愿者进行访谈调查所得真实案例，提出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的跨文化交际身份构建：语言知识的授道者、中华文化传播者和跨文化交际架桥者，并分析当前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跨文化交际能力及身份构建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以期对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自身跨文化能力的提高及相关部门的跨文化交际培训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汉语教学；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跨文化交际能力；身份构建



## ABSTRACT

Volunteer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re a main force of overseas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carrying out the mission of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overseas, and mak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meet the needs of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around the world and deepen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Thei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ir work and life abroad, which in turn, is directly related to whether they can adapt to life overseas and carry out Chinese teaching successfully. Based on the study and summary 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and their respective connotation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finition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of volunteer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Based on an interview and with 20 volunteer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teach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Thailand and South Korea, and the real cases obtained,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volunteer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in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domain is put forward, they are the instructors of language knowledge, the disseminator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bridge builder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and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volunteer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nd puts forward solutions, expecting to be of significanc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of volunteer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nd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raining of relevant departments.

**Keywords:** Chinese teaching; volunteer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dentity construction

### 一、引言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中国经济和综合国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汉语纳为重要外语，全球学习汉语作为外语的人数持续稳定增长。截至 2021 年底，全球共有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中文教育，76 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外国正在学习中文的人数超过 2500 万，累计学习和使用中文的人数接近 2 亿。随着国际汉语教育的推广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越来越多的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担负着海外汉语教学的任务和“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使命。虽然高速发达的交通、便捷的网络和信息技术缩短了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但各国、各地域、各民族间依然存在着文化差异，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习



俗民风和行为惯例。因此，海外任教的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也面临着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考验和历练。

## 二、研究背景和意义

根据中国语合中心网站数据显示，自 2004 年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项目启动以来，截至 2021 年底，向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派出志愿者累计 6 万余人次，在全球 4000 多所学校任教，为满足世界各地中文学习需求、加深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了解作出了重要贡献。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原国家汉办称之为汉语教师志愿者，还有学者称汉语教学志愿者。根据调查，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包括普通志愿者、孔子学院志愿者以及海外志愿者三种类别。普通志愿者是由语合中心选拔、培训、考核并派出的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包括通过语合中心考核、选拔、培训并派出的本科及以上毕业生、在读研究生、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项目的往届志愿者和大中小学在职教师。孔子学院志愿者是由中方院校在毕业生中择优选拔、培训、考核合格后派往国外大学孔子学院及教学点从事汉语教学工作的志愿者。据了解海外志愿者不包括本土中文教师，主要是在海外工作或学习的中国人，一般由国外合作大学孔子学院招聘，通过相关审核和面试合格之后，由语合中心与合作大学批准录用为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并开展工作。这三种类型在本文中统称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以下简称：志愿者或志愿者教师）。

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事关汉语教学的成效和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成败，因此其跨文化交际能力及身份构建进行研究，能够帮助志愿者教师明确其跨文化交际能力及身份，不断提升自己跨文化交际能力，为国际中文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 三、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对 20 位志愿者教师进行了访谈，他们分别在美国、英国、泰国和韩国担任过或者正在担任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其中普通志愿者 13 名、孔子学院志愿者 5 名、海外志愿者 2 名，记录并分析他们在跨文化教学、工作和生活中的典型案例，研究其跨文化交际能力及身份构建。

本研究将采用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有文献法、访谈法和定性法。通过文献法，对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能力、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跨文化交际能力及身份构建的相关文献进行研究。通过访谈法，对受访者（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进行深入访谈，采集并研究志愿者教师在海外教学和工作中的跨文化交际案例。此外，本研究通过定性法提出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跨文化交际能力身份构建的主要维度。

## 四、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回顾

### (一) 跨文化交际

要厘清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首先要明确跨文化交际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



人类的跨文化交际行为和跨文化交际活动由来已久。无论是公元前 18 世纪古巴比伦王国的《汉谟拉比法典》中针对在国外购买奴婢的规定、公元前 1750 年古埃及人与亚洲人交往的记载，还是中国历史上的周穆王西征、徐福东渡、张骞通西域、甘英出使大秦、古丝绸之路、日本遣隋使和遣唐使、郑和七下西洋以及西方探险家迪亚士、达·伽马、哥伦布等人开启的地理大发现，都堪称人类历史上跨文化交际的典型事例。随后，海外贸易发展和殖民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世界范围的跨文化交际，翻开了人类跨文化交际的新篇章。

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国家，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也促发了“跨文化交际”。跨文化研究也最早开始于美国，20 世纪 50 年代，“跨文化交际”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兴起。Edward Hall 于 1959 年出版《无声的语言（*Silent Language*）》，该著作被誉为跨文化交际的奠基之作。作者在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进行了美国西南部田野调查、40 年代战争期间服役去西南太平洋研究了土著居民、50 年代应召到美国国务院下属的外交讲习所为援外人员进行了培训。《无声的语言》正是基于这些实践经历完成的，其中不仅包含理论研究，还包括很多与跨文化交际相关的实证材料。

Myron W. Lustig 和 Jolene Koester(2007)在《跨文化能力：文化间人际沟通导论（第五版）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Fifth Edition)》一书中对跨文化交际的相关概念进行了区分，主要有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interethnic and interracial communication 和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其中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和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在很多情况下被混用，需要注意的是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侧重研究和分析不同文化交际中的差异，而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则侧重跨文化交际的动态多变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学者们突破性地提出并构建了动态的跨文化交际理论，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探索。中国学者张红玲（2007）将跨文化交际的概念简洁明了地概述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相互交流的过程。这一定义也将跨文化交际理解为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研究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不是对不同文化进行对比，而是关注其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发展变化，故本文采用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的定义。

## （二）跨文化交际能力

目前，学界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定义、内涵以及构成要素等方面尚未有定论。但学者们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研究，有代表性的主要有：Brian Spitzberg(2000)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指跨文化交际语境中（特定场景），交际者得体（符合目的文化的社会规范、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有效（实现交际目标）的交际行为能力。他认为跨文化能力包括：动机、知识、技能，且三大要素应同时具备，缺一不可。Michael Byram(1997)的欧盟模式则认为跨文化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不同，跨文化能力的构成要素包括技能、态度和知识。而跨文化交际能力除了这些要素外，还包括一定的语言能力、篇章能力与社会语言能力。因此，虽然部分学者们对跨文化交际能力(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和跨文化能力(intercultural competence)的理解略有不同，在跨文



化活动中一定的语言能力、篇章能力与社会语言能力是必须具备的，所以跨文化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基本内涵和外延是高度一致的。Myron Lustig 和 Jolene Koester (2007)、陈国明(2009)、庄恩平 (2003) 以及胡文仲 (2013) 的观点认为跨文化能力等同于跨文化交际能力，本文采纳这一观点并使用“跨文化交际能力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这一概念。

### (三) 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跨文化交际能力及身份构建

在跨文化研究领域，目前在学界影响较大的是 Chen (陈国明) 和 Starosta (1996)，他们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在不同的文化情景中，互动者能够协调文化身份，恰当而有效地进行交际的能力。基于以上跨文化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内涵的研究可见，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跨文化交际能力是指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们在与本国语言和文化不同的文化情景中，能够协调文化身份，有效而得体地进行交际（包括教学和日常交际）的能力。研究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对跨文化交际研究进一步的深化。

祖晓梅(2016)对国际汉语教师在汉语教学中的角色和作用进行了重新思考和定位，认为在跨文化交际能力教学中，汉语教师的应该是文化知识的咨询者、文化技能的训练者、探讨文化意义的引导者、文化态度转变的促进者、跨文化交际的中介者、文化学习的合作者。

## 五、研究内容及分析

### (一) 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跨文化交际身份构建

祖晓梅提出的汉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教学中的六种角色和身份，体现出其对教学能力的关注，而研读《国际中文教师专业能力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发现，国际中文教学志愿者的工作应该包括汉语教学、中华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交际三个方面。任晓霏、刘峰、余艳红(2019)也认为《标准》中的汉语教学、中华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交际三大技能都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紧密相关。

由此可见，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跨文化交际身份维度与汉语教学、中华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交际紧密相关。首先，汉语教学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因此，志愿者教师首先是语言知识的授道者，应该具有较强的跨文敏感度，在教学中能够分析判断教学对象在汉语学习过程中的母语文化迁移现象，增强自身以及教学对象的跨交际参与度、差异认同感、交际信心、交际愉悦和交际专注度。其次，中华文化传播是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的神圣使命，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不仅要教授汉语语言知识，还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传播者，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再次，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可以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构建中外跨文化交际的友谊之桥，增进人际、校际甚至国际跨文化交流。

### (二) 案例分析

本研究通过并对 20 位来自在美国、英国、泰国和韩国任教的汉语教师志愿者访谈，发现国际



中文教育志愿者在跨文化交际中主要的身份维度包括：

### 1. 语言知识的授道者——传道授业解惑

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的主要任务是汉语教学，传授汉语知识。《国际汉语教师标准（2012）》指出教师应具备符合职业需要的汉语交际能力；具备基本的汉语语言学知识、语言分析能力。在海外汉语教学中，国际志愿者教师不仅要教学生汉语的听说读写，还要解答学生提出的相关疑问。比如，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 A 老师在课堂教学中教授“远”和“近”这两个词时，向学生解释了含义。此时，一位喜欢思考的学生举手提问：“这两个字相同的部分代表什么？不同的部分代表什么？”这就要求教师具备扎实的汉语语言学基本知识，和基本的汉语语音、词汇、语法以及汉字分析能力。教师不仅要有较好的解释能力，还要了解汉字造字原理、偏旁部首、声旁形旁，才能帮助学生理解其中的意义。教师告诉学生“辵”是“走之旁”，“走之旁”的字一般都人或者物移动、路程有关，这两个字的声旁“元”和“斤”有表音功能，学生问：“是不是认识‘元’和‘斤’，就知道‘远’和‘近’怎么读了？”，并尝试去读。老师进一步强调声旁“表示声调”的功能比较微弱，不少声旁可以表示任何一个声调，所以根据“元”和“斤”的声调来读并不准确。随后，教师通过列举相同偏旁部首、声旁形旁的汉字，教学生加深对汉字构字法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引导学生使用部首查字法学会查字典，便于学生自主学习汉语。这样不仅向学生讲解了中国语言文化知识，还教会了他们获得文化信息和知识的方法。

汉语中有很多词语，看似简单，其深刻文化内涵经常被忽视。一位学生问 B 老师：“东和西分别指两个方向，为什么东西指的是‘things’？”这样的问题可能在日常生活、学习中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当被问到时，中文教师首先要对学生善于观察和思考进行肯定。其次，应该尽量用自己已有的知识解释，如若不知，也不必慌张，可采取符合学生学习习惯的方法进行探讨和学习。志愿者汪老师在肯定学生的基础上，告诉他们很多中文词语的构成有其背后的故事，鼓励学生课下去查阅相关的文化典故。次日上课时，老师跟学生分享了自己查阅到的关于东西市的说法，并告诉学生：

“东西”一词的确是在古代就有了。东汉时朝，洛阳和长安是两座繁华的商业城市，洛阳被称为“东京”，长安被称为“西京”。民间有人到东京、西京购货，就称“买东”、“买西”。久而久之，“东西”便成了货物的代名词，于是买“东西”一词就流传开来。

以上方框内容为访谈对象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 B 老师讲述，本文作者记录并整理

学生听罢，分享了“五行说”，不仅使同学们了解了中国古代的历史、还拓宽了对中国哲学文化和思想框架——五行理论的认知。此外，还有学生从读音上解释“东西”的由来，使同学们了解了“形声通转说”，认识到汉语语音经历了从上古音到现代音的演变。课堂教学中，从历史、文化和语言三个不同维度对“东西”一词的诠释，激发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激励他们掌握文献搜索技能，探索汉语词汇和中华文化知识的奥秘。

古语有云“授之以渔不如授之以鱼”，Seelye (1984) 也指出“教师的角色不是传播事实，而是在帮助学生获得学习目的语文化的过程中，自己发现事实意义的必要技能。”教师要充当汉语语



言知识的授道者，要具备并不断丰富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为学习者感兴趣的中国语言文化知识问题给予系统而专业的解答。而系统的语言文化知识不是孤立的事实或者数字，而是一个包括了文化历史、文化观念、文化习俗和文化产物等在内的综合性文化知识体系。教师在不断丰富完善自身知识体系的同时，也应该通过示范、引导等方式使学生掌握相关的知识技能，从而拓宽学生中国语言文化知识的认知途径。

## 2. 中华文化传播者——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华文化是志愿者教师的重要使命。在海外教学中，他们通过将中文教室作为传播中国文化的基地，通过精心布置教室使学生“沉浸”于中国文化之中，引起学生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的兴趣；中国传统节日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丰富的风俗习惯，还有许多古老的故事传说，志愿者教师都能抓住这传播中国文化的好机会，通过学生作品展示、校园展演活动、中餐品鉴等活动向班级、全校学生介绍中国文化；还有不少学校有 International Day，志愿者教师可以向学校和社区展示学生中文学习的成果作品，包括中国武术、舞蹈或者歌曲等，使其了解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此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很多传统文化故事蕴藏着中华民族风土人情、道德理念。通过向国外学生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故事，可以让他们深入了解中国的社会礼仪和文化风俗。《孔融让梨》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是父母教育子女恭谦礼让的经典故事。在美国一所学校的中文课堂上，C 老师给 8 年级学生讲述了孔融让梨的故事，学生对此提出了如下问题：

**学生 1：**爸爸的朋友为什么要给孔融家带梨？

**老师：**作为礼物。

**学生 1：**既然是礼物一定要是好梨子了，为什么还明显地有大有小，不能一般大吗？

**学生 2：**既然梨子有大有小，家人为什么还要让四岁的孔融去分，一旦分不公平怎么办？

**学生 3：**孔融为什么对哥哥和弟弟实行前后矛盾、绝对相反的标准呢？他难道没有固定做事原则吗？

**老师：**他是在表现谦让。

**学生 4：**他要表现自己的谦让，给自己拿一个最小的好了！他为什么不给其他兄弟表现谦让的机会呢？我不喜欢孔融，他这么做对别人不公平，剥夺了其他兄弟选择和表现的机会。

**学生 5：**我觉得孔融不诚实，他可能不喜欢吃梨才给自己一个最小的。他不喜欢就该直说！讨巧的编出一堆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很虚伪的。反过来，要是他喜欢吃梨的话，却把大的给了别人，也是口是心非，喜欢什么应该勇于承认才对。

以上方框内容为访谈对象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 C 老师讲述，本文作者记录并整理

在学习和了解他国文化的过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会以自己文化的标准来看待和评价其他文化的现象或行为。志愿者教师应该帮助汉语学习者克服这种种族中心主义倾向，建立移情的文化态度。一个中国儒家思想的典范在美国孩子这里却变成了主观武断、践踏平等和假心假意的典型。为了弄清楚问题所在，老师进而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英国会怎么样分梨呢？



- 学生 1:** 遇到这样的问题，妈妈会让我和哥哥公平竞争，谁先干完分配的家务谁就有优先选择权。
- 学生 2:** 父母不会让我们去分配，他们会根据我们的喜好来分给我们水果。
- 学生 3:** 我爸爸会按照从小到大分给我和我的姐姐们，如果我们想自己交换必须经过对方同意。但是分我特别喜欢的水果时，我分不到大的会很难过。
- 学生 4:** 我妈妈对我们一视同仁，不会拿不一样大的梨子给我和哥哥吃。
- 学生 5:** 我不喜欢吃梨子，随便怎么分都可以。

以上方框内容为访谈对象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 C 老师讲述，本文作者记录并整理

听取了学生的看法，老师课下研习了相关的资料。进而向学生对比了中英两国在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上的不同，分析了孔融让梨故事中值得当代人借鉴的文化精髓和美国学生提出值得肯定的做法，指出将中西方的教育理念融合，这样才能更好的进行教育。获得了学生的认可，同时学生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由此可见，志愿者教师培养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意识、辨识文化差异，理解文化差异、接受文化差异，包容中国文化中与自身文化相异的元素。跨文化交际能力强的志愿者教师能够有效把握中华文化教学的“度”，他们对中华文化要较为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当发现任教国文化与中华文化有差异时，能具备较高的敏感度，不以中国文化为中心，应适度认可任教国文化，对任教国文化保持学习态度，向学生或者其他教师学习并逐渐深入了解任教国文化；通过对比教学方法等讲授文化差异，发掘差异背后的原因，从而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提升中国文化的传播效果。案例中志愿者教师自身示范摒弃对本国文化的优越感和种族中心主义的做法，通过对比分析，帮助学生从不同文化的视角来看待一些中国文化现象和行为背后的原因或动机，使学生认识到不能以自己的文化观念来衡量和评价与自己不同的文化，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

### 3. 跨文化交际架桥者——沟通中外，构建友谊

首先，志愿者教师应该为学生创造跨文化交流的机会和环境。例如，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 D 老师在国内是一名大学英语教师，在英国进行汉语教学时，帮助搭建中美学生交流沟通平台，学生们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相互学习语言知识和文化的同时也建立了跨越国界和文化的友谊。

其次，志愿者教师应该是沟通中外的桥梁。有不少国际中文教学志愿者不仅在教学、生活上做跨文化交际架桥者，还努力搭建中外校际合作、建立校际友谊。为了进一步促进跨文化交流，不少教师帮助建立国内工作单位与外国相关学校和机构的合作，建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组织外国学生到中国夏令营、中国学生团访问外国等，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贡献自己的力量，成为跨文化交流的“民间大使”。

再次，志愿者教师能够构建友谊、跨越文化鸿沟。例如，因为在美国教学的过程中受到当地多位教师的关照，与她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志愿者 E 老师把一件旗袍作为礼物，送给一位西班牙语老师的女儿，她也是 E 老师任教学校的一名学生。穿上后，她非常喜欢，在社交软件上发布自



己穿旗袍的照片并配文介绍中国旗袍，引发其朋友圈包括很多学生对旗袍的关注。在学生的强烈要求下，E 老师专门给学生上了一节中国传统服饰课，介绍了中国传统服饰包括旗袍的发展和演进。

海外任教结束回国后，E 老师继续从事自己之前的大学英语教学工作，但是时刻谨记自己应该构架中外理解沟通的桥梁。2018 年，一名美国高中生的毕业舞会照片在网络上引发激烈的争论，一些社交媒体网友指这名 18 岁的女生身穿中式旗袍是一种“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E 老师在大学英语口语教学中结合教学内容分享了相关新闻，并通过辩论的方式和学生一起探讨了外国女孩可不可以穿旗袍的问题，通过这种探讨学生也开始了解了美国的“大熔炉”文化特征，不少学生表示外国女孩穿旗袍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种表现。E 老师通过旗袍构架了中美学生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减少了可能产生的误解或偏见，她自己戏称这是“旗袍外交”。

## 六、存在问题及建议

众所周知，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和跨文化交际身份的构建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长期积累和不断进步的过程。目前，通过访谈发现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身份构建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 （一）岗前准备和培训不足

派往海外任教前，语合中心（原称国家汉办）一般会为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开展为期半月到一月半的集中培训。培训时间较短，对于非汉语言专业和国际汉语教育专业的志愿者教师来说，在短时间内不能完全消化培训内容、做好出国前的准备工作。张和生（2006）指出应该至少提前一年甚至更早确定派遣教师的人选，以便教师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做好出国任教的准备工作。比如，进行强化任教国语言学习、达到能够与教学对象无障碍沟通、甚至能够用任教国语言为学生讲授汉语和文化课的程度以及跨文化交际基本知识等。再如，不少志愿者教师反映自己岗前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并不深刻，比如节日文化的渊源、习俗、典故等只知皮毛，在教学的过程中只能“现学现卖”。虽说教和学是相长的过程，但若能在岗前做好这些知识储备工作，任教期间工作定能做得更加得心应手。

此外，因为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专业背景不同、掌握汉语基础知识的程度也不尽相同，培训很难做到因材施教。崔永华（2020）、丁安琪（2018）等认为应该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培训。不同类型、不同水平和派往不同国别的志愿者教师的培训需求不同，培训单位应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个性化而又切实可行的培训方案。特别是关于任教国甚至城市的历史、气候、物价、交通设施、风景名胜、风俗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以及任教学校概况等应该有基本的学习和认识，使其知己知彼，这样才能帮助志愿者教师减少文化冲突，更快、更好地适应跨文化汉语教学工作。对于志愿者教师来说，应该结合自己的职业规划，尽早做好出国任教的准备。应该不断深入了解目标文化的历史、社会背景、价值观念等，以便更好地理解和适应目标文化，志愿者教师还可以通过阅读相关书籍、参加文化交流活动、交流学习经验等方式来获取目标文化知识。



## (二) 大多数志愿者教师任期较短，资深教师的培养较难

2022 年 8 月，基于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变化和国际需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在借鉴国内外国际中文教育标准、大纲和教师标准的基础上，结合国际中文教育特点，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原国家汉办，以下简称语合中心）与 13 个国家的 27 所高校、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联合制定了《国际中文教师专业能力标准》。这对开展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国际中文教师专业能力标准》将中文教师的专业能力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和高级，并对各级中文教师的能力标准进行了详细说明，其中高级中文教师要在职业道德、专业信念、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发展五个方面成为自身能力过硬并能够指导初级和中级中文教师。可见资深志愿者教师的培养对于国际汉语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根据调查大多数志愿者教师任期较短，70%以上志愿者教师（包括后来转为公派教师的志愿者）在海外从事汉语教学在三年及以下，这对于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教师队伍的延续性和志愿者教师自身长远职业规划的实现都极为不利。每一个志愿者教师的成长，特别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都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开始甚至在工作的第一年就能完全胜任跨文化汉语教学工作。培养能够胜任海外汉语教学而且能够进行钻研的资深教师，对于国际汉语教育事业的长足发展至关重要。

因此，相关部门应该在政策支持等方面做出努力以稳定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队伍、注重教师队伍的延续性发展。志愿者教师应该结合自身的长远发展和职业规划，使自己从初级中文教师、中级中文教师不断进步成长为资深的高级中文教师，为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长足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 (三) 志愿者教师非英语国家语言能力欠缺

尽管大多数志愿者教师在讲授汉语课程的时候通常都十分认真、备课充分，希望在汉语课堂上向学生尽可能多传授汉语知识和中国文化，但外语特别是非英语国家语言能力的欠缺会影响跨文化教学和交际能力。在韩国任教的志愿者 F 老师访谈中提到，在带学生练习发音时，读到“dong”，学生会忍不住笑出来；在给学生扩充中国人的打招呼方式除了“你好”之外，还有“你去哪儿啊？”和“你吃饭了吗？”时，学生听到“吃饭”这个词哄堂大笑，但是还是跟老师一起硬着头皮读。教师虽然发现可能是存在什么问题，但是因为志愿者老师韩语知识的欠缺，不能在课堂上及时了解问题是什么以及产生的原因，也没法向学生解释说明。课下，经过向韩国学校同事询问，才发现韩语中“屎”的发音跟汉语音节中的“dong”很相似，还有汉语中“吃饭”一词听起来很像韩语中的脏话“你这个混蛋”。随后老师专门向学生解释了此事，化解了产生的误解。虽然该志愿者的课下及时和同事交流沟通的做法值得我们肯定，但如果能有更充分的韩语知识，就可以减少或避免产生相应的问题。该志愿者教师也因此更加努力地学习韩语知识，后期圆满完成了在韩国的汉语教学任务。

据调查，不少派往非英语国家的志愿者教师并不能熟练掌握任教国语言，这对海外工作和学习的开展来说是非常不利的。语言是跨文化交际的基础，因此志愿者教师和相关培训单位应该加强这



方面的培训，以便在任教过程中更好地与学生交流和理解他们的需求。相关部门也应该在此方面为志愿者教师提供便利，例如在访谈中一位教师透露在韩国的某些学校，探索“中国汉语教师+本国教师（汉语专业）”教学模式。志愿者教师也可以通过语言培训班、语言交换活动、与当地师生沟通交流等方式来提高自己的任教国语言能力，最好能系统地学习任教国语言，一方面能在教学中助其预测和纠正预测学生的汉语学习偏误，提升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另一方面还能帮助他们克服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与震荡，使其尽快适应任教国的文化环境。

## 七、结语

随着国际汉语教育的推广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越来越多的国际汉语教师担负着海外汉语教学的任务和“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使命。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不仅是汉语语言知识的授道者，还是中华文化传播者和跨文化交际架桥者，其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身份构建直接影响了汉语教学的质量和国际汉语教育事业的成败，同时也会影响国外汉语学习者未来进行跨文化交际的实际效果。

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跨文化交际能力及跨文化身份构建方面当前存在的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并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路径，这样才能使他们在今后的国际中文教育以及中华文化传播中发挥更积极、更重要、更有效的作用。

（备注：本文为王娟博士毕业论文《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跨文化交际能力发展研究》中的一部分）

## 参考文献

- 陈国明. 跨文化交际学.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223.
- 崔永华. 对外汉语教学的目标是培养汉语跨文化交际能力.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20(04):25–36.
- 丁安琪.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专业发展十一年. [J]. 国际汉语教育 (中英文), 2018(04): 18–35.
- 胡文仲. 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外语教学中如何定位. [J]. 外语界, 2013(6):2–8.
- 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 《国际汉语教师标准 (2012 版)》. [S].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2–4.
- 任晓霏, 刘锋, 余红艳. 跨文化交际与国际中文教育. [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9, 8–9.
-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 《国际中文教师专业能力标准》. [S].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2, 4, 7, 8–16.
- 张和生. 对外汉语教师素质与教师培训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49.
- 张红玲. 跨文化外语教学.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26.
- 庄恩平. 跨国公司管理中的文化整合与跨文化商务沟通研究. [J]. 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3(2):88–93
- 祖晓梅. 国际汉语教师在跨文化交际能力教学中的角色和作用. 国际汉语教育 (中英文), 2016(01): 37–43.



- Byram, M.. Teaching and Assess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7: 30-73.
- Chen, G. M., Starosta, W. J..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A Synthesis. Communication Yearbook 19.[C]. Thousands Oaks, CA:Sage, 1996.:353-359.
- Hall, E.T.. Silent Language.[M]. New York: Doubleday, 1959:83-118.
- Lu, Hui. Spotlight: American teenager defends choice of Chinese prom attire after sparking cultural appropriation debate.[N/OL]. Xinhua, 2018-05-02 [2023-9-23].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8-05/02/c\\_137151424.htm?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8-05/02/c_137151424.htm?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 Lustig, M.W., Koester, J..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Fifth Edi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7: 52-54.
- Seelye, H. N. Teaching Culture: Strategies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J]. Teaching German, 1984, 20(1):318.
- Spitzberg, B. H. A Mode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In Samovar, L. & Poter, R.(e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r. [C]. Belmont, CA: Wadsworth, 2000: 357.

#### Author (1) Information (第一作者信息)

	<b>Name and Surname (姓名) :</b>
	WANG JUAN
	<b>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b>
	Master's Degree
	<b>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b>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b>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b>
	Teaching Chinese
	<b>Address (地址) :</b>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18/18 Debaratana Road, Bangplee District, Samutprakan, Thailand.

#### Author (2) Information (第二作者信息)

	<b>Name and Surname (姓名) :</b>
	REN XIAOFEI
	<b>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b>
	Ph. D.
	<b>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b>
	School of Liberal Arts (Language and Culture Center), Jiangsu University, P. R. China
	<b>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b>
	-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 Translation studies
	<b>Address (地址) :</b>
	School of Liberal Arts (Language and Culture Center),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City, Jiangsu Province, P. R. China